

趁东风

文 / 罗春晖

周日，趁着东风正起，带小子去郊外放风筝。初春的钱湖荡漾着惶惶的绿，湖岸芦苇芽似露未露探出脑袋，草尖挂着点点春天的露珠。

小子坐在后座，早已按耐不住，不时指着车窗外：“东风，东风！”“风力二级到三级！”我很奇怪：“你咋知道？懂得还不少！”“看国旗就知道啦！还有柳枝！”

的确路边的国旗不时舒展着红色向西北，湖边的老柳也将新绿柳丝东南风里飘摇。

略略褪色的三角风筝在后座沙沙翻身，似乎也很是着急。这是七年前儒林集场买的，深藏在车库角落这么许久。如今抖落一身尘土精神地一点儿不输新买的。难道它也想像主人一样蠢蠢欲动，趁着东风一展身姿？

我们在钱湖东南找出一块空地。惊蛰的风裹着湖水的腥甜涌来。“线头要打双环结吗？”小子一下车就蹲在地上笨拙地绕线，手忙脚乱地整理风筝，跑前跑后地指挥。

风筝歪斜着急吼吼跃上天空。200米盘线一眨眼就放完了。小子拼命拽着线，线被东风绷得笔直。然后……看着那个三角，在空中优雅而又无奈地划了一个大大的半圆，歪着脑袋无可救药的跌落在草地上。他急得原地转圈：“该往左还是往右？”“都怪风长了脚乱跑。”少年气喘吁吁拉回风筝时，有点儿气急败坏。

“走，带你去一处风儿乖点儿的地方。”

那是一片曾经的高粱地，就在钱湖的正阳，经过一个冬季，已经覆满初生的草芽。紧邻的南边湖面，三两白鹭从水面掠过，连同钱湖大桥倒影成一条白色的绸带，中间的悬索结构如同睫毛一般，掩映成一只美丽迷人的瞳孔，出神地望向远方。

“就这儿。”小子抢先跳下车，朝着与风向



相反的位置跑去。

换上线盘，挂上新缠的尼龙线。

这一次风筝似被春风托着掌心，东风推着它节节攀升。草芽翻浪，线轴轻响，七百米刻度一闪而过。小子突然触电般缩手大叫：“线头！线头没卡住！”

接下来的时间仿佛电影特效慢动作。我们追着蹦跳的线轴狂奔，他边跑边回头看我的位置：“爸你在左边堵！”风筝猛然昂首，银线“咯噔”脱轴，撵着飞翔的小鸟掠过。“要往天边去了！”少年无奈地呼喊中，那抹暗红融进天际，渐渐地再也分辨不出。

日头升至中天。我们瘫坐在潮湿的草甸上。小子出神地望着天际喃喃地说：“但愿能转风向。”他裤腿上沾着草屑，手里握着空空的线轴，脸上红扑扑的。

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要不，明天咱们弄个更大的！”我安慰他。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：“嗯，下周再来！”

正午的湖面波光粼粼，风筝消失的天际白云飘飘，那留不住的风筝、抓不牢的东风，此刻忽然变得清晰。是的，有些飞翔注定属于远方，更鲜嫩的纸鸢正等着乘风闯荡。

当月光照见人性的深渊： 论《山月记》中的存在之殇

文 / 徐百合

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，中岛敦将中国唐代传奇《人虎传》解构成了一幅照妖镜。当李徵在月夜蜕去人形化为猛虎时，这个荒诞的寓言撕开了现代文明光鲜的外衣，暴露出人性深处永恒的困境——我们究竟是人还是兽？这个命题穿越千年时空，在战云密布的昭和年间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，依然锋利如刀。

一、异化的双重困境

李徵的虎化不是瞬间的魔幻，而是缓慢的精神溃败。当他自诩诗才却屡试不第时，当他在官僚体系中沦为卑微小吏时，那些被文明规划的优雅外衣开始片片剥落。中岛敦用“诗”与“虎”的悖论式共生，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：既要保持清高又要屈从现实，既渴望超越又深陷泥淖。这种撕裂在当代职场人身上同样清晰可见，我们戴着职业化的微笑面具，内心却在绩效考核的鞭笞下逐渐异化。

二、存在主义的困局

“深怕自己本非美玉，故而不加雕刻琢磨”的独白，道出了现代人的根本焦虑。李徵在月夜对袁傔的剖白，宛如萨“他人即

地狱”的东方注解。当我们用他人的目光建构自我价值，当社会评价成为存在的唯一尺度，每个人都可能陷入自证焦虑的漩涡。就像社交媒体时代的人们，在无数点赞与评论中寻找存在感，却愈发迷失真实的自我。

三、救赎的可能路径

中岛敦在文本裂隙中埋藏着救赎的密码。李徵请求友人记录其诗作的行为，暗示着艺术创作作为对抗异化的可能。当他在月光下吟诵诗句时，兽性暂时退却，人性光芒重现。这种以审美超越现实的努力，恰如加缪笔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。在存在主义的荒诞中创造意义，在兽性的阴影里守护人性，或许正是我们对抗异化的终极武器。

月光依旧照在21世纪的钢铁森林之上，每个现代人都可能是李徵的分身。当我们深夜独对镜中的自己，是否也瞥见了若隐若现的虎纹？这部诞生于战争阴霾下的作品，像一剂苦口的良药，提醒我们：承认人性的脆弱，正视存在的荒诞，在艺术与美的永恒追求中，或许能找到安放灵魂的栖居之所。毕竟，能够意识到自身兽性的人，才真正拥有人性的光辉。

老赵头的最后一班

文 / 华黎

血透室的日光灯永远白得刺眼，将每个人的轮廓都勾勒得格外清晰。机器运转的嗡鸣声像永不休止的潮汐，在这方寸之地循环往复了多少个春秋。我推着质量车走向护士站时，正看见老赵头弓着背，像一株被岁月压弯的老槐树，正认真地核对患者的上机信息。窗外一阵风掠过，吹乱了他略显灰白的头发，那些银丝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。

“老赵头，17床的老李说最近总胸闷。”我话音未落，他已经利落落地摘下听诊器，橡胶管在他指尖甩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老李刚躺上床，他那双布满皱纹的手就贴上了老人的后背：“深呼吸，再深一点。”声音温和得像在哄孩子，又像在安抚一个不安的灵魂。

听诊结束，他翻开李叔的检查单，指尖在肌酐数值上轻轻摩挲：“透析量要往上调，饮食还得严控磷。”说着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那个陪伴他多年的小本子，写下了患者的近况。本子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，内页密密麻麻记着每个患者的特殊需求，像一本写满生命的密码簿。

整个下午，老赵头像枚上了发条的钟摆，在病床间来回穿梭。他的白大褂下摆随着步伐轻轻摆动，像一面永不降下的旗帜。直至深夜时分，血透室的灯依然亮如白昼，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老赵头正等候着护士给最后一位患者拔针，患者起身时踉跄了一下，他立刻伸手扶住，顺势把轮椅推过来：“老王啊，下周记得复查，我给你留了号。”老王笑着拍他手背，那双手上布满了透析留下的针眼：“赵医生，退休了可得常回来看看。”老赵头没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眼角泛起细碎的波纹。

时针指向晚上十一点，我看着老赵头站在洗手池前，水流冲刷着他那双不知挽救过多少生命的手。灯光下，我看见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像一条条蜿蜒的河流。“老赵头啊，最后一班岗啦……”我故意笑着调侃，声音却不受控制地发颤，“多看你两眼，以后未必有机会再看到你了……”

护士站爆发出一阵哄笑，有人说我太夸张，有人起哄让老赵头“退而不休”再干二十年。可在这此起彼伏的笑声里，我分明看见老赵头转身时抬手飞快抹了下眼睛。透过他的背影，我想起他总说血透室的灯光是“生命的灯塔”，此刻那光芒笼罩着他的白发，竟显得如此单薄，像一层即将融化的雪。

更衣室传来换鞋的声响，我们追出去时，正撞见他在走廊尽头驻足。只见他对看墙上“血液透析中心”的牌匾站了很久，手指轻轻抚过那几个红色的大字，像是在抚摸一位老友的脸庞。走廊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那影子微微佝偻，却依然挺拔。良久，他才慢慢走向电梯，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。

电梯门合上的瞬间，我听见他哼起了小调，是那首《送别》。调子断断续续，混着机器的嗡鸣，飘在走廊里，那声音渐渐远去，却在我们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带着岁月的眷恋，也带着时光的释然。